

与死神的夜话
——陈飞的绘画

他的心脏伴着金属声一起跳动
可以看到巨大的银色花瓣
不锈钢之花缓缓绽放
我想我已死去
——丸尾末广

这是陈飞所推崇的日本暴力美学代表人物、异派漫画家丸尾末广的一首诗，他还为此做了一幅画“献给我爱的那些人——致丸尾末广”，以此向丸尾致敬，在画中他将丸尾最有名的、变态而冰冷的漫画《少女椿》的封面进行了重新演绎，将短发的少女椿画成了长发的女子，那是陈飞永远的女主角——他的女友。穿着圆点黄裙子的少女手持阳伞，鸦雀在她的身边飞翔盘旋，看似平和恬美的画面却点缀着些不和谐的因素：少女的独眼眼罩、风中凌乱的长发，律动而不安的色彩，这些使整个画面笼罩在了一种莫名惊悚之中，这也正是丸尾作品经常带给人的心理反应。此外，陈飞作品中常见的种种异色禁忌、那些恶趣味与重口味都能隐隐见到丸尾的影响。陈飞所推崇的还有日本的恐怖漫画创始人椛图一雄，其冲击性的平面恐惧集怪奇、悬疑于方块之间，还有那种黑色幽默加上幻想，不难解释陈飞为什么会如此喜爱。

另外在潜移默化中给予陈飞影响和养分的是他从小看过的无数电影，从大师级作品到那些血肉横飞的 cult 电影和 B 级片。这也是他从小和画画儿一样热爱的事情，甚至曾经为了圆自己的电影梦而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出于热爱，他曾经画过让他印象深刻的电影反派，一共画了 197 部电影里的 202 个人物，从《发条橙》里的反派到《杀手阿一》，从《闪灵》到《杀死比尔》，从《水果硬糖》到《鬼娃新娘》，从《人肉叉烧包》再到异形的各种变身，服装道具无不力求真实再现，一共画了半年时间。他甚至还以这 202 人写了一本书，就叫《世界电影反派人物志》，完全没有一般影评的那种学术和文艺，通俗用大白话的调侃口吻对反派角色的邪恶、杀人、血腥、变态等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般轻松有趣。

这种风格上的轻松和黑色幽默，在他的画上也体现殆尽，各种死亡甚至解剖的场景，在他的笔下却仿佛一个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比如他的那张《拾荒者》，将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米莱斯的《水中的奥菲莉亚》解构成躺在水中开肠剖腹的陈飞本人，而他的女朋友拿着棍子在捅着他的内脏，此外一切的细节照搬原作，使本来沉重而凄美的画作成为了一盘荒诞却不失幽默的黑色盛宴。

在题材的选择上，无论是写作或是绘画，如陈飞自己所言，让他记忆深刻的不是那些高大全的正派，而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反派。在绘画上也如是，不喜欢那些美好的、健康的事物，画一阵就会烦，转而去画那些恶趣味和重口味，哪怕是看似清新美好的描绘童话故事小红帽的《荒山》，但如果仔细去看，就能在繁密的细节中看到小红帽的篮子里放的都是些萝卜黄瓜茄子等柱状物，不禁让人会心一笑，配上小红帽纯真无邪的表情和远处窥伺的灰狼，更为画面增添了些许诡异的张力。这种性暗示也体现在《仲夏夜》当中，陈飞将带着童话梦幻色彩的莎翁原作中的驴子换成了一个兔首并赤裸上身的男子，纹着日式黑帮的花臂，面前躺着身着短裙酣然熟睡的少女，在充满着神秘气息的夜晚的森林中，周边是些带着迷幻色彩的动植物，一切都洋溢着不言自明却又充满暧昧的官能气息。

陈飞自言每次在他绘画前他都会想好一个故事，然后再慢慢把它画出来，但是故事情节谁也不告诉，就算别人误读对他来说也是有趣的。就像他的那张《小暑》，面对那只从茂密树枝下露出一只手，不同的人也许会有多种理解，不知会不会有人想到新浪潮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一张公园里明媚的照片中一点点放大发现的尸体。有时候事物的吸引力往往在于它背后的一切，唯美的表象下可能掩盖着死亡甚至腐烂，真实放大了总是令人绝望，而事实是你可能永远无法确定真相。

而那幅骷髅轻抚坐在黑暗中的女孩头发的《不要忧愁》，略带忧伤的温柔中透着诡异神秘，联系到陈飞也喜爱的南宋画家李嵩，不难联想到他的那幅在中国绘画史上都有些异类的《骷髅幻戏图》，那幅几百年来谜一般的绘画怪诞奇诡，同样将生死两界，统于一画。在陈飞的画里，在女孩和骷髅默然无语而又直击人心的交流中，不经意间又超越了死亡。

在陈飞的笔下，他所画的内容都是身边的事物，可能是熟悉的人或细节，也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场景或是经典的电影情景、童话故事或绘画，而在他的演绎之下，这些和我们所习惯的事物却又完全不一样，他用他诡谲的想象力为平淡庸常的一切增加了诡奇魅幻而又充满吸引力的意象，同时又给人一种生剥开虚伪面具的快感。他永远不会像有些艺术家那样，永远只用柔和的笔触去描绘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明媚的世界。他的不少作品看上去是静谧的

，甚至是恬美的，但是在这样的画面表现的却是一个个隐含死亡的场景，让我们在这种貌似恬静之下仿佛被催眠，不动声色地让你去体会或感受死亡和暴力，游戏般的漫不经心之中，却更显其残酷。

而陈飞几近洁癖的画面处理，即便肚肠溢出或是别的什么血腥或不雅，仍能以极端克制的乾淨犀利线条来表现，仿佛他无法忍受自由挥洒或是随兴不拘的线条。他的绘画永远认真真，一丝不苟，画面华丽而精致，那些细致的、繁复的、甚至是机械的线条描摹和填色也跟我们所常见的很多绘画中带有感情的笔触和技法有所不同。“超扁平”的技法的运用加上构图的完美平衡以及色彩的近乎于偏执的协调和整体的张力，反倒是形成了一种间离的效果：不是要感动你把你带到一种情绪中，而是让你在一定距离外，退后去观看，去被动的接受，去承认在那个场景当中所带出的存在。

同样，陈飞的绘画方式决定了他的绘画是一个充满耐心、顽强而坚韧、漫长近似于无聊的过程。每天的定点上班一样去画画，画一整天也看上去几乎和前一天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是一种煎熬和磨折。揣测他在每一笔勾线的过程中，也许多少感觉到其中的无意义和虚无，但在他挺过了这些之后，这些他所做所实践的组成了能够传达给你的绑架，笼罩了你的精神世界，让你形成一种对存在的接受和敬畏，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催眠一般，让你体会到生命的存在和无意义，而接受这种无意义也变成了一种意义。

而同时，陈飞还在自己的路上，在这种经年累月的工作和探索当中。就像他的那幅画《出门人》一样，孤身旅人一直不停的在茫茫黑夜当中行走，跟随着的带有灵性的鹿在漫长的行走过程当中已然风化。也许旅人在冥冥中与骷髅或死神进行着某种交流和对话，在寻找着自己的一个方向。但其实找到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管怎样都依然前行。虽然可能永远都是无尽的黑暗，然而在黑暗之中，却有着似乎触手可及的银河星光。

张一舟